



學山錄

藝文部
靈異部

四

15
1289
4



加
辨
卷
門 15
號 1289
卷 4

抄
馬
苗
獲
圖
框

比
屋
樓

學山錄卷之四

東都直學士藤原明遠著

藝文部外詳審論辨宗具大宗元續觀其書公署

帝王聚書刻其圖書計二萬餘卷悉送史館

歷代帝王皆好典籍秦火為萬古罪人無論已漢興
除挾書律廣開獻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謁者陳
農求天下遺書詔劉向等校定光武入洛書二千餘輛
後于東觀廣集新書命班固等讐校明帝大會諸儒于
白虎觀攷訂群籍魏道武帝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
城隋文帝遣使四方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煬

帝觀文殿構甲乙丙丁書屋唐太宗貞觀中魏徵虞世
南顏師古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弟繕寫藏內庫
玄宗幸東都議借民間異本傳錄以千錢購書一卷後
唐莊宗募民獻書及三百卷者授以官銜明宗令國子
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
加優賜宋太祖使孫逢吉往西川得偽蜀書二千卷送
三館平江南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
其書多讎校精審編帙完具太宗下詔購募亡書分署
書府涉弼等並賜科名太宗構崇文院以藏書籍分經
史子集仁宗詔中外士庶上館閣闕書每一卷支絹一

疋五百卷與文資官徽宗詔郡縣訪求秘書助教張願
進二百二十餘卷賜進士出身李東一百六十卷補迪
功郎高宗南渡獻書有賞元世祖遣使取在官書籍版
刻至京師明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
資覽閱成祖詔修永樂大典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
一切書各取一部送京百三十六卷宋徽宗中三萬

中三萬歷代書數

○西漢三萬二千九十卷 東漢一萬三千二百六十

九卷 西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東晉三千一

十四卷

李克校定止此惠懷之亂故也孝武增益二萬餘卷徐廣校定見崇文總目

宋萬

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齊萬五千七十四卷 隋志一萬五千七百

四卷永明增益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二萬三千一百

六卷 普通增集三萬餘卷 隋初一萬五千餘卷 大業

中三萬七千餘卷 唐開元中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

卷 開成中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 宋慶曆中三萬

六百六十九卷 淳熙中四萬四千八十六卷 後屢增益

至五萬九十餘卷

○陸子淵記典籍興廢曰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

厄大約謂秦火為一厄 王莽之亂為一厄 漢末為一厄

永嘉南渡為一厄 周師入郢為一厄 雖然經史具存與

孔壁汲冢之複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畧者為書凡

三萬三千九十卷 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 至隋嘉則殿

乃有書三十七萬卷 可謂富矣 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

七萬七千餘卷 則是重複猥雜 張其數耳 南朝盛時梁

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 尚有重本 則傳世之書惟

存舊數而已 散亡之極 猶不失萬卷 唐世分為四庫 開

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 魏晉所增與釋老

之編雜出 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 而唐之學者自為之

書 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 自是日有所益 矣 安史

亂後 備加搜採 而四庫之書復完 黃巢之禍 兩京蕩然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國盡收
 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
 固半實爾慶曆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按
 之七畧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
 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
 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為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
 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
 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一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
 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
 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

籍兼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

○林鵞峯翁曰班固藝文志所載凡五百九十六家其
 書傳來于日本者五十餘部隋經籍志所記六千五百
 二十部其傳來者二百三十部唐藝文志所云四千六
 百六十七部其傳來者二百四十部宋藝文志所舉九
 千八百十九部其傳來者六百四十部太抵如此耳焦
 氏經籍志所記以萬部數之故傳來者及千四百餘部
 元明之書殊多耳寄郵靜軒書中言之王文憲李文五未宜熾矣
 士大夫富於藏書

○晉張華載書二十車杜兼聚書萬卷韋述蓄一萬卷

鄴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莊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正仲至四萬三千餘卷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不下數萬餘卷夾淙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酷嗜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

千餘卷見周密癸辛雜識

○徐勣曰宋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予友謝兆申好書盡罄家貲而買墳籍兀坐一室四面皆書藏蓄幾盈五六萬卷

○謝肇淛曰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睦樛南昌鬱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目士庶之家無逾徐茂吳胡元瑞謝伯元者胡元瑞書蓋得之余華虞參政者虞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爲筏夜則去之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入其後子孫不能守元瑞噉以重價給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

及至則曰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急於得食減價售之計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又王元美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二萬餘

書籍有數

○胡元瑞曰古今書籍統計一代前後之藏徃徃無過十萬統計一朝公私之蓄徃徃不能十萬所謂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也余謂漢藝文志所著至六朝時不存者多隋唐藝文志所記至宋不存者多宋藝文志所載至明僅傳十二三則古今典籍隨作隨失亦不能大溢是自然之數也夫不能作不能亡亦是生生不息

之理爾其間雖有幸不幸者然至若六經則與日月並存互於古今不可磨滅者歟

經典

○班固白虎通云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初學記云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為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又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六經之言始此淮南子云六藝異用而皆通六藝之名始此又漢書云六藝之文王粲七釋云綜六藝之綱此

皆以六藝言，又班固東都賦云：蓋六籍所不能談，李善註六籍，六經也。又後漢張純傳：純按七經，註七經，易詩書禮樂春秋及論語也。又華陽國志：楊充字盛國，受古學於馬季長，朱明叔精究七經，七經之言始此。又唐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見唐書選舉志。以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見經典釋文序錄。初學記所言九經，無論語孝經，增之以公羊傳穀梁傳，有公羊穀梁二傳，與此說異。

傳爾雅孟子為十三經，蓋始於宋末也。宋末周密癸辛雜識有欲開手節十三經者，宋末盛行，可知已。

○鄭耕老曰：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三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字，禮記九萬九千一百一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十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五十五字。且以中才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見小學紺珠。

尚書

古文

二十八篇

出於

大戴禮

○書有今文古文之別今文二十八篇出于伏生口授秦漢以來所傳而可信者也古文二十五篇以為東晉梅賾得孔安國傳奏之即為自孔壁出者至齊隋間始出于世者也此本今文二十八篇分舜典於堯典分益稷於皋陶謨分盤庚為二篇分顧命於康王之誥并書序其詳見漢書儒林傳隋書經籍志書正義等文然古文之書甚有可疑者前賢議之為詳今載于左

○元吳草廬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秦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張霸偽作古文事詳王充論衡今不載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

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為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盡難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

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手而定為一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小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尚書孔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

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裡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夫以吳氏朱氏之所疑者如此顧激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見三經序錄

○玉耕野曰堯之告舜僅曰允執厥中而舜亦以命禹則其辭一而已當無所增損也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魯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為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偽而以為實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蓋為古文所誤耳見讀書管見

○明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一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此理哉泰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却艱深何也趙岐杜預韋昭賈逵鄭康成馬融服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古文書至東

晉梅賾始顯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書矣見井觀瑣言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一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二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偽作太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三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其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其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

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怙怙之語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見焦氏筆乘

○按韓非子五蠹篇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止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古文大禹謨所謂有苗弗率云云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是蓋模此韓子之說來也余又竊謂已上諸說言古文可疑辨論周悉

可謂卓見矣然至若伊訓說命等諸篇雖文辭平整不類古言亦格言至論徃徃有之而非秦漢以後陋儒之所能言則可信者亦不為無乎其間矣是以東涯翁所謂古文中亦有真語有粹語又有可疑者通一書須臾中辨疑在一篇須僞中認真者吾有取焉耳

禮記

○隋音樂志云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摺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為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

也禮既是行已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

用此說善矣然經籍志所不言今取以存考索耳

○宋鄭夾漈曰禮記四十九篇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吳草廬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一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註

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

○宋林希論鄭玄註曰禮記收拾缺編折丹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玄註精微通透鉤聯讀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為入之道者漢諸儒

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為章明獨失之者
 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出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
 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
 為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
 不思其所為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况無玄哉 明
 楊升庵亦曰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一二字而括經文
 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亦傳注之神已亦看得當
 矣

識緯

○識字說文以驗也訓之而徐階曰凡識緯皆言將來

之驗也六書故亦云前定徵兆之言也又蜀志孟達與
 劉封書云夫不經之言而有驗應者號曰識也其以緯
 言者即對經之義也按舊說皆言識書起于哀平之間
 然史記趙世家有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之
 言又淮南子說山訓有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
 之之說則是濫觴乎戰國之時而盛于哀平之世也可
 知耳

○漢書李尋傳五經六緯註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
 及樂緯也張晏說以五經 胡三省曰七緯者易緯稽
 覽圖 乾鑿度 坤鑿度 坤靈圖 通卦驗 是類

謀辨終備也 書緯璇機鈴 考靈耀 刑德收
 帝命驗 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 記歷樞 含神
 務也 禮緯含文嘉 機命徵 斗威儀也 樂緯動
 輦儀 稽耀嘉 叶圖徵也 孝經緯援神契 鈞命
 訣也 春秋緯演孔圖 元命包 文耀鉤 運斗樞
 感精符 合誠圖 考異郵 保乾圖 漢含孳 佑
 助期 握誠圖 潛潭巴 說題辭也 又隋書經籍
 志有尚書中候 禮記默房 春秋災異 孝經內事
 孝經雜緯 孝經左右握 孝經雌雄圖 論語識
 孔老識 老子河洛識 尹公識 劉向識 雜識書

孔子王明鏡等之數書皆在七緯之外

○後漢諸儒通識緯學者 蘓竟善圖緯 孔丘秘經 朱
 浮講圖識 張純以建辟雍案七經識 薛漢善說災
 異識緯 建武初受詔校定圖識 樊儵以識記正五經
 異說 馬融集諸生論圖緯 聞鄭玄善筭 乃召見玄曰
 時觀秘書緯術之奧 賈逵擿識互異 楊厚究極圖
 識 翟酺善圖緯 著後神鉤命 解詁十一篇 趙典學
 孔子七緯河圖洛書 劉瑜尤善識圖 徐穉兼綜星
 官筭歷河圖七緯 申屠蟠明圖緯 李固明河圖識
 緯 任安從楊厚學圖識 究極其術 法真博內外圖

典 樊英善河洛七緯 譙周治尚書兼通圖緯

○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或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又張衡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疏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漢世又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閣定九流亦無讖錄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尹敏辟大司空府

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鄙近別字頗類世俗之辭疑誤後生 荀悅甲鑒云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偽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或曰雜曰以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

○梁劉勰文心彫龍云按經驗緯其偽有四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篆成字通儒謂爲起哀平至光武篤信斯術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

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
 ○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十二月禁讖緯之學
 ○十六國春秋前秦紀苻堅建元十一年冬十一月簡
 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寮之子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
 讖殺之學讖者遂絕

○北魏書孝文帝紀太和九年正月戊寅詔曰圖讖之
 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
 秘緯一皆禁之留者以大辟論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三年二月私家不得隱藏緯候
 圖讖又經籍志云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

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及發使

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禁之為吏所糾者

至死自是無復其學按周禮春官職喪註鄭玄引孝經

時禁緯故云說引之觀此則後漢既禁之其後復行至晉隋時尚有待之禁者也

○程史云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明藝祖即位始詔禁

讖書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

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間封具獄

奏因言犯者至眾不可勝誅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

耳乃命取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焚其次而雜書之為百

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莫知其孰譌間有存者不

復驗亦幸不藏矣

○明王禕曰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
 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
 世其書出於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為之以為有
 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
 莽好符命將以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
 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為內學大儒如
 鄭玄輩專以識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惟桓譚
 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
 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識緯之學浸微及隋末

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
 遂息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
 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
 之以絕偽妄使學者不為其所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
 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
 焉今易緯乾鑿度猶存見青巖叢錄○按唐律職制篇
 私習天文者有禁而言其緯候
 及論語識不在禁限則唐時未全禁而其學猶存
 可知已然則其言全絕趙宋以來耳

鄭志 鄭記

○孔穎達正義每每引鄭志鄭記按隋經籍志鄭志十
 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玄弟子撰又會要鄭

玄弟子追論師註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又孝經正義鄭玄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玄弟子分授門徒各述所志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據此則俱記述鄭玄之說者也便與朱子語類一書同其趣耳

史藝文志

○唐劉知幾史通有言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斷其義未見其可余謂此說大非班固漢書撰藝文一志以括古今典籍使人知其撰述存亡之所在其功大矣自是而後歷史不著其志實闕典耳至隋書亦著經籍志而

廣記前代之書可謂幸矣續此者唐宋二史耳明李本寧議曰漢人之籍入於隋志唐人之書著於宋紀則蕪矣此言固當蓋藝文之志每歷史皆著此而以漢人所著入諸漢志以唐人所述記諸唐志以宋人所作載諸宋志則不煩重複而於一代撰述最得其明顯矣但漢志成其始者也自不得不及於前代後漢史以來無其志故隋志亦不得不廣括乎前代矣至於唐宋二志則唯記其一代之籍而可也然猶博採前代誠可謂蕪雜矣清朝修明史其明史藝文志四卷所載止明朝一代著述其見可謂卓矣

○劉知幾史通云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國足以驗吐俗之逸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受子長者則全學史公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是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又云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互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變者哉工為史者不選事而言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又云按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語及彥鑾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

捷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荼闕而不載蓋厖降削贖字之媿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况愁山之犢彰於載識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余謂子玄所論甚為的確無可復議顧其志所謂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者此亦其一事耳夫史者傳信後世者也故其人之言笑周施亦模而傳之使讀者若身當其時目視其事此史之用也苟改其言而飾其事則何以見其時之事實邪世之文人記皇朝事跡徃徃恥言事鄙俗易姓

字改地名一欲其事之似中華而潤飾乎文辭之間孰知今之風俗言辭與北朝夷狄之事不異者多也苟厭鄙俗而事典雅則文成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一二噫亦何益乎子玄之言可謂預門一針也已

○孫可之亦與高錫望書論史筆曰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云云足下才力雄獨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

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太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此亦說得史法三昧宜與子玄說併覽焉

戰記

○唐太宗所選晉書記十六國主特以載記著篇不同諸臣子之例此倣東觀漢記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

記耳可謂當矣劉子玄云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群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此言誠然故唐史之於李密王世充輩皆其時之盜竊僭號而不臣於唐者也又當別為載記傳之為得然同諸臣子之列而置於列傳之首非也

五代史志

○隋書諸志皆上及六朝者史通云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十志其先撰史人唯令孤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

始成其篇第編入隋書其實別作俗呼五代史志

唐書糾繆

○宋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距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廼從其間指摘瑕疝為糾繆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蹉跎老為郡守與五代史纂註俱刊行之見王明清揮麈錄其唐書糾繆凡三十卷文獻通考今說郛中所收甚為畧取纔數十紙耳余未見其全書但呂東萊唐書詳節中間引其說頗有可取者又

宋汪應辰著唐書列傳辨證二十一卷專攻列傳不及紀志見文獻通考陳氏說

大學衍義

○宋理宗端平元年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德秀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因奏三劄十月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事見宋史宋元通鑑等其書極陳帝王為治為學之本在乎以身心為始詳見其所序誠國家經濟第一之書也凡為君為臣者不可不讀也故至元明時尊信其書多施用之事記于左可見
○少微通鑑載元仁宗即位之始有進大學衍義者令

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又虞邵庵西山書院記云延祐四年仁宗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某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為知言繇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此說得其旨最盡矣其

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劉賡等也

按宋元通鑑命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等

大學衍義在仁宗延祐四年而與虞氏所言合少微通鑑所載在仁宗即位之年而所命之人王約等也則其所載有異同耳

○明太祖問宋景濂帝王宜讀何書景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太祖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洪武六年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景濂講大學衍義又成祖時楊士奇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於學者為君為臣皆不可不知又劉定之成化二年上言臣願皇上取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又孝宗朝講官王華講大學衍

義至唐李輔國結張皇后表裡用事處象以其嫌疑請
諱之王華朗然講論不顧孝宗不敢厭賜之食已上見皇明通

紀名山藏李氏續藏書等

○高麗恭愍王六年宰臣尹澤以大學衍義進講又恭
讓王元年置經筵官鄭夢周知經筵事王欲覽貞觀政
要命夢周講其序講官尹紹宗進曰殿下中興當以二
帝三王為法唐太宗不足取也請讀大學衍義以闡帝
王之理王然之見東國史畧觀此則雖外國高麗亦其
書盛行而尊信之可知已恭愍王元年當元至正十二年恭讓王元年當明太祖洪

武二十二年

太極圖 西銘

○真西山曰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為文而片言隻
辭貫練至理若太極西銘等作真與六經相出入又非
董韓之可匹矣明方孝孺亦有言周子之太極通書張
子之西銘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
新奇可也又王濟之曰太極圖西銘未論義理其文亦
高出前古余謂三子言確矣蓋若太極西銘其文辭亦
可謂自吾作古者也已朱子曰張敬夫以書來曰二先
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太極圖則未嘗一
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所謂微意者果何
謂熹竊謂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
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至

子而不言則疑其未嘗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
 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
 余謂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不敢言之余竊有疑焉
 夫以程門之有人豈無一人之可告者哉且其手授之
 言近似密附心印者若其言果然則其書之行出於
 誰之所傳乎又按文獻通考載吳氏之言曰茂叔師事
 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道大顯于世太極圖其
 所著書也又明僧空谷尚直編云國一禪師以道學傳
 於壽涯禪師涯傳麻衣麻衣傳陳搏搏傳神放放傳穆
 修修以所傳太極圖授於濂溪周子已而周子扣問東
 林總禪師太極圖之深旨東林為之委曲剖論周子廣
 東林之語而為太極圖又永覺稗言云如太極一圖空
 谷謂得之於釋氏夫太極圖原是儒家要旨釋氏得而
 藏之轉授濂溪則濂溪正獲其家之物豈為竊我釋之
 學哉今觀此等說則太極圖正出於僧壽涯而周子擴
 之者也然尚直編一書彊以為宋儒之學皆本於釋氏
 而其所論說悉是私意曲言其誣賢欺人一無可信者
 則此言亦何足為據哉但吳氏之說有何所據大是可
 疑也已永覺之言頗巧其說意亦可謂點矣

山海經

○王充論衡云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
 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然則山海之
 造見物博也若仲舒之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
 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又晉郭璞亦以為禹
 及伯翳所作又吳越春秋載禹登宛委山發覆石取金
 簡之書得通水之理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記之名山海
 經也夫論衡郭璞所言亦不見其所據吳越春秋所記
 不經荒妄安足為信然史記太史公云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矣則漢以前已有其書可知耳

宋陳騭之言曰山海經實處簡妙虛處幽玄名物字樣皆文字中珍具蓋其書恢怪奇異亦有非後人所能述者則定為先秦之書固無可疑者矣又杜氏通典所謂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恢怪不經夫子刪詩書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者看得善矣

爾雅

○爾雅一書以釋詁為周公書餘篇為仲尼子夏等所增補此自古所傳言然其說大非朱子所謂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註者信是也蓋其書成

于毛傳等後無可疑者然其釋訓詁名義古意殊多解字者不可不據晉郭璞註最為精約邢昺疏亦可採者多按爾雅邢疏釋其名義曰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楊升庵非之曰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从辵為義从尔為聲麗爾也麗尔之為言靡麗也古人有嗚呼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不可解為近正也此說似有理故姑著此

青餘僧贊寧駁古書

○青箱雜記載宋初釋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為佛事故所著駁董仲舒繁露一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斥顏師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雜斥諸史五篇折海潮論兼明錄二篇抑春秋無賢臣論一篇極為王禹偁所激觀此則贊寧亦豪傑士也其不歸儒者何邪余惜不見其書耳

宋志贊寧佛祖統紀亦云學士王禹偁序贊寧文曰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範鸞用之福師所述內典錄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師嘗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邕非史通等禹偁見之大服其說作書與師曰辰借通論日殆三復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致於迷至於斥楊墨而尊姬孔不無其人如此歷試諸家不顯聖道者吾未之見也師述僧史畧三卷凡法門事始因革莫不畢錄臺閣之士欲

通練內外典故者皆於此觀之道法師序僧史畧稱內翰王公祗排釋氏過於韓子而獨於寧通慧推服之不暇蓋其學行才識有可取也至於通慧道德之盛則王公未學不足以知觀此則其長於釋學亦可知矣而其不歸儒固

有以也

偽書

○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公對問皆阮逸所著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見后山談叢其入

○天祿閣外史程氏收之漢魏叢書中以為漢黃叔度所著而傳之然是偽書也按李誦戒庵漫筆云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適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

文于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于蕪常四郡學官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又朱國楨湧幢小品載徐應雷說曰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嘉靖之季王舜華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託于叔度以自鳴舜華為吾友孟蘭名正公諸大父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文王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實黃徵君著則後世曷從覈真贋乎

按徐元太喻林方密之通雅等中以外史為真之叔度著往往引用之亦不知其為偽書被欺耳

○按若孔叢子揚子方言開元遺事等書亦是假託偽述容齋五筆詳辨之此外所世行贋書不少子類殊多

耳今姑置而不論誠自非具眼者固有難辨者矣明方遜志嘗有言曰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偽是書既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為哉果何為哉嗟乎誠哉言也

朝鮮書厄

○明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惜為倭奴殘毀至圍溷之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厄會也因目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見胡元瑞甲乙剩言嗟夫甚哉武人之放暴也我朝鮮之役武夫悍卒目不識丁不知

書籍為何物而莫敢尊敬其至於此亦不足怪實可嘆
息已然當其時所虜畧送于我者亦不下數百部今猶
傳于世皆精好全本耳戊辰之夏朝鮮來貢余問其製
述官朴敬行等以其國之典籍所有多少據其所答古
書皆無有者而雖世所盛行其國所無亦不一而足然
則朝鮮之書因拭穢與虜畧而今至若是之稀之歟宜
哉朝鮮之人學問孤單也

世統

○明豐坊著世統一書據其序所言乃倣朱子綱目謹
嚴其書法詳贍其事實蓋病綱之辭多費目之記太畧

而作也而每代之終叙禮樂官職刑曆藝文食貨后妃
諸臣實兼傳志之體凡修編年者所宜倣也

○元劉靜修叙學曰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
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
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
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論議之學亦自傳注疏釋出特
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傳其六七
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似真補其三而備之也故必先
傳註而後疏釋先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

以已意體察為之權衡勿好新奇勿好僻異平吾心易吾氣然後為得也夫靜修大信宋儒者也而其言若此亦公正之見耳世之為宋學者一概以漢儒訓詁鄙之何不思之甚乎蓋不暇請精之學亦自對其說而止

○明鄭曉曰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此言誠然誠然

○清徐乾學曰永樂時詔輯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徵海

內名士開館東華門御府給筆札冀成巨典是時胡廣諸大臣虛糜廩餼叨冒遷資四書大全則本倪士毅通義大成詩則襲劉瑾通釋春秋則襲汪克寬纂疏勦竊監本苟以塞責而已詔旨頒行末學後生奉為寶書并貞觀義疏不復寓目逮及其他即更有名賢筆述流布人間誰復蒐訪珍藏益嘆先儒經解至可貴重其得傳於後如是之難也此序納蘭成德所輯經解而所言也實如其說耳尚書大全亦全襲陳櫟書纂疏者也噫亦可謂陋見已

○清呂晚村曰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於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引存疑淺說之類拍牽破碎影響皮毛於

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此言的當實卓見矣其所著四書講義一書說得頗有精義非蒙引等之可比也

讀朱子註解宜羽翼者余於講習餘筆中既述鄙說故今不及于此云

讀書之樂

○宋趙季仁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讀書世間好書其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又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又陳繼儒有言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謝肇淛亦曰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也徐燉亦

嘗謂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綺羅盈目不定喻其快也六一公有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余友陳履吉云居常無事飽暖讀古人書即人間三島皆肯哉言也

觀書不可妄論是非

○北齊顏之推有云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誠乎言也世之學者或以其學識未透聞見孤陋徃徃隨聲是非雷同相議者多矣亦吾儂之所宜

警也

手自抄書

○晉葛稚川有言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王融亦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梁王筠受尤氏春秋三抄錄之餘經及周禮儀禮國語爾雅再抄之子史諸集皆一次抄之有大小百餘卷又唐柳仲郢嘗手抄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抄魏晉及南北朝史再抄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明揚升庵自謂束髮以來手所抄集

帙成踰百卷計越千 余謂古人篤學者率皆若此耳後學之士宜倣焉者也

讀書以夜半為限

○南朝丘仲孚少好讀書常以中宵鳴鐘為限明謝肇淛亦以夜讀之過子刻為損血氣警之余每夜覽書必以子刻為限雖當快意太抵不使過此時蓋亦頗養之道爾

傳記有所異

○宋史司馬溫公傳及東坡所著行狀或諸傳記所言皆以司馬康為溫公本出不言其為假子溫公示子康

文及辭男康章服劄子其文見傳家集亦以為真子者然邵傳聞見續錄獨云司馬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為嗣字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據此則非真子也邵氏去溫公不遠或有傳實者矣然正史等不言之亦所可疑也

此等文字宜加詳考也
余謂古人前學未詳皆然也

靈異部

靈異部 奇收靈其豈非異也乎

唐范攄雲溪友議載蜀前將軍關羽守荊州夢猪嚙

足自知不祥語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吳必不返爾

果為吳將呂蒙麾下所殛遂亡荊州玉泉祠天下謂四

絕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即

關正郎也尤敬者則彷彿似觀之緇侶居者外戶不閉

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厨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

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

之靈如履水谷非齋戒護淨莫得居之觀此則關雲長

之靈異唐代既有之

○固安縣志云漢關侯廟在西街金明昌間建元延祐三年重修弘治五年嘉靖四十二年重修大明會典云漢前將軍壽亭侯關公廟五月十三日祭侯既載在祀典又起義於涿涿與固安並列縣之祀元豫章李固譔義勇武安王廟記其畧曰惟王昔佐蜀昭烈雄南征北伐之威誓將踏曹仆孫復振炎劉之祚而天時人事之不齊用弗克究故身雖歿而有不亡者存其英風烈氣奮乎百世之下周乎四海之內罔問邇遐赫赫顯著與斯民相應答如響其豈非得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生

為名臣歿為明神亦理之常也

○朱國楨曰自古忠義雄勇士不得志寃死丘壑者何限獨雲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騁干戈擾擾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俗傳雲長為伽藍神不可得而擬議也余謂之神獨顯靈異固不可以理解然豈有明神托軀以為人之理哉今姑採之唯證靈異耳

○張鼎思曰玉泉顯聖羅貫中欲伸公寃既援作普淨之事復輾合傳燈錄中六祖以公為伽藍之神故僧家即妄以公與顏良為普安侍者殊不知普淨公之鄉人

曾相逢以禮而普安元僧江西人隔絕甚遠何相干涉是因伽藍爲監從之神

○王元美曰宋崇寧時蚩尤神壞鹽池帝敕天師張虛靖召關羽勝之鹽池復故故封羽爲真君今所得祠廟尚有破蚩尤畫壁

○謝肇淛曰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靈威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乃止友人張叔弼親見之萬曆間吾郡演武場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頂出嫚褻語無何僵仆而死則余少時親見之江

右張觀察堯文上計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禱經七日復蘇親見神攝其魂以還張君言之歷歷如在目前者亦異矣王生時輔偏安之蜀功業不遂身死人手而沒後英氣乃互千載而不磨若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爲忠義正氣致然則古今如玉比者未嘗無人也或謂神能禦災捍患則帝紀其功而遷其秩神功愈著則威望愈崇亦猶入世之遷轉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聞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關王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悠久矣

○據大明一統志南京有壽亭侯廟在雞鳴山之陽祀漢將關羽平陽府有關羽祠在解州西其東南羽故居在焉今平常村臨洪府有壽亭侯廟在府城東二里元泰定初建蜀將關羽明洪武末重脩荊州府有關羽廟三一在府城石馬頭一在潛江縣治東一在荊門南二十里重慶府有關羽祠在永川縣學前洪武間建墊江亦有廟永寧宜撫司有關王廟在司城內之北又成都府有關羽墓在府城外萬里橋南羽既沒於吳昭烈招其魂葬此

○關羽稱關帝始于明萬曆年中朱舜水語小宅生順曰關帝著靈明室神宗萬曆皇帝繇武安王晉爵崇隆至協天大帝

天妃

○倪縮曰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元中顯聖於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賜太牢洪武初海運風作飄泊糧米數十萬石於落滌萬人號泣待死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活後又封昭應德止靈孚濟聖妃自海舟之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各處立廟享祀無窮

見代醉編○陸深典

是不然故今不取

○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載天妃靈應記云天妃莆田湄洲嶼林氏女也父名愿宋初官都巡檢妃生而神靈火與群女照井有神捧銅符出以授妃群女奔駭自是屢著神異常乘片蓆渡海人咸稱為通賢靈女一日方織忽據機瞑坐顏色變異母蹴起問之寤而泣曰父無恙兄歿矣有頃信至父與兄渡海舟覆若有挾之者父得不溺兄以柁摧遂墮海死雍熙四年昇化于湄州嶼

張學禮記云救父沒海身亡非是時顯靈應或示夢或示神燈海舟獲庇無數土人相率祀之宋徽宗宣和五年給事中路允

迪使高麗八舟溺其七獨允迪舟見神朱衣坐桅上遂安歸聞于朝賜廟額曰順濟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始封靈惠夫人賜廟額曰靈應此下具言其靈應及封號之義今畧之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以海運得神祐封護國明著天妃封天妃始成宗大德三年以漕運效靈封輔聖庇民明著天妃文宗天曆二年加封靈感助順福惠徽烈共十字廟額靈慈皆以海運危險歷見顯應故也明太祖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成祖永樂七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此封皆仍自後遣官致祭歲以為常清朝仍永樂七年封號康熙十九年收復臺灣神靈顯應福

提萬正色上聞加號致祭神靈昭著于今轉赫凡渡海者必載主舟中此下記自嘉靖至康熙按天妃今華人來長崎者所稱船菩薩是也其靈應顯著甚尊敬之云或說薩摩州野間權現便此神祠也

妖由人絕

○南唐近事載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為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按硯或家人暴疾遺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何自秘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

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茂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晉書所載幸靈妖怪亦與此相類今不取又吾學編載明景清備儻

北史所記裴光息京兆郡舍

又吾學編載明景清備儻

尚大節初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且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余謂妖由人興申繻之言確矣故妖亦由人絕固理之自然也應劭風俗通有言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陳北溪亦曰凡諸般鬼神之狂皆由人心

興之人以為靈則靈不以為靈則不靈人以為怪則怪不以為怪則不怪伊川尊人官廨多妖或報曰鬼擊鼓其母曰把槌與之或報曰鬼打扇其母曰他熱故扇後遂無妖只是主者不為之動便自無了誠乎言也今若江夢孫景清蓋以英偉氣魄正大識量不敢怪其怪而與之相嚮妖邪安得不畏懼退縮哉曰

診氣畜屋壁

○宋李昉該聞錄云昉生於五門昌西橋所居之南舊有一宅高敞虛闊人不可居每至昏曉間於堂壁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宇內至晚始息先

考好接士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道士曰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滅而然也凡一氣相搏為聲此必因診氣畜在一隅故成妖爾謂徧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言果妖不復作昉自幼誌之後有朋友凶宅者以此傳之皆驗余謂此言為有理世為凶宅者徃徃有之亦不可不知此義又后山談叢引道士王太初說云為室當使戶牖踈達若四壁隱密終為鬼所據亦復有此理是亦人之所宜知也

鬼哭

○宋朝類苑載歐陽永叔言曾泊漢江夜聞人語甚聞有歌者哭者至五更遂微相次天曉問村人此有塚墓否云無遂行一里餘見一古壘云是沔城乃戰國時所築又性理大全載張南軒向在淮上宿一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為聲於人何預余謂古戰之場往往發哭聲者何居蓋死者不得正斃而冤魂沉結久之不散故及陰雨冥夜則陰與陰接揚之而有聲耳李遐叔所謂天陰則哭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霧

者其光景可想見而歐張二子所言亦不誣矣

鬼火

○湘山野錄載柳仲塗守維揚郡堂後菜園纔雨陰則青焰多起觸近則散問諸僧贊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着地則凝結遂為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遠拜之曰掘之皆斷鏹折鏃乃古戰地也又老學菴筆記云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血為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絕不復見見者輒以為怪矣按淮南子云久血為燐又張華博物志云鬪戰死亡

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為磷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其亦可為證耳

○宋書五行志載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

即傾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

海人

○葉子奇草木子載嘗聞海賈云南海時有海人出形如僧人頗小登舟而坐至則戒舟人寂然不動少頃復沉水否則大風翻舟由此觀之水亦有人類也

心之感

○程子遺書載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為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甚事是誠死也及二三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治之然

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又代醉編載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而病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既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

○東齋記事云石普常以過譴僕命家人殺之家人不敢陰解其縛令逸去後普病即見僕為怪家人曰當時實不殺而陰縱之使去普不信然時時見之其家諸處尋訪得僕示之遂不復見蓋心有所念則目有所見凡

事物之變人情之違戾皆出於疑也又字義詳講云昔有僧入房將睡暗中誤踏破一生茄心疑為蟾蜍之屬臥中甚悔其枉害物命到中宵忽有叩門覓命者僧約明日為薦拔及天明見之乃茄也此只是自家心疑便感召得遊魂滯魄附會而來余謂疑心之所生精靈之所凝物由我而成事非有而感蓋自以為有則有自以為無則無所謂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亦是鬼神妙用哉

○余又竊謂凡鬼神之道其可以理推可以智測者則可得而說矣然其靈異之跡不可得推不可得測者往

往有之而非言議之所能及也明矣宋儒之論鬼神固
 深乎其理者爾雖然以其不可尋思者亦欲一窮諸義
 理是恐不然也蓋其可知者還其為知而不可知者還
 其為不知則無害乎知者存于其間矣余嘗編靈怪錄
 一書博採其神異之事今於此書唯及其一二而已讀
 者勿以其不備議之哉

學山錄卷之四
 之義氣皆出於心又字美精熟云昔

